

CHINOIS

996

利瑪竇行實



C



利瑪竇行實



C



no 2997



大西  
西泰利先生正容



大西利西泰子傳

西泰利子瑪竇者大西歐羅巴州意大利國人  
也其翁媪奉天主甚虔有名賢孟尼閣利子  
少從受業十餘歲即志密脩遵父命遊羅馬京  
師就師習諸孝三年益慨然欲修道求入耶穌  
聖會一切婚室利名不屑也因致書達意於翁  
翁思往阻三往三得疾翁乃霍然悟曰是殆  
天主默眷欲使此子傳教四方者也因復書勸



勉利子入會于文科理科俱通曉復精進于道  
科考至撒責耳鐸德之尊品遂而辭教宗祈浮  
海廣傳聖教於乃教然登程天主降生一千五百二十七  
年後勇自擔荷閱教國見礼于波耳都瓦耳之  
王航海東來歷怒濤狂沙掠人啖人之國並不  
遭傷次年方至小西泊舟為開示所序又次年  
為萬曆九年辛巳始抵粵東香山嶼時制臺司  
馬陳文峰商澳事請耶穌會士羅子明鑒會誌

越明年癸未利子始同羅子入端州間製地圖  
渾儀天地球考時辰晷惜時之具以贈當道皆  
奇而喜之知利子有德多聞高士也利子素謙  
卑自牧人或見侮不較有踰垣偷柴者家人與  
爭利子念貧人也瑣物何爭為負柴就垣邊送  
之其人慚謝去利子居端州幾十載與有道士  
鍾銘仁黃明沙相友善習久遂曉中國語言旁  
通文字如六經子史等篇俱諳其義始著書發

明聖教多方誘掖欲使人人識認天地大主有  
鄉人為魔所憑發癲狂祈禳百端無効利子因  
請到其家焚諸魔像符籙代誦經取自佩聖匱  
付之病立愈有居官梁姓者逾壯無子利子命  
入聖堂代祈因連奉二子遂併二子奉教焉有  
同舍郭子居靜偕利子處一日被劇盜剽劫當  
道獲賊下重獄利子復哀矜力言為釋破格而  
好行其德多此類姑蘇瞿太素汝夔宗伯文懿

公長子也與利子談相契頻揄揚利子奉行于  
縉紳間利子知太素未有子也代為密禱是年  
即奉一男今名式穀者是也利子此時嘗將中  
國四書譯以西文寄回本國至今孔孟之刻遠  
播遐方皆利子力後偶至南雄府為王玉沙所  
愛慕而少司馬石公適就任之京亦慕利子遂  
携之南都至贛州十八灘遭險從行有溺者利  
子為悲之比抵南都一夜夢入一宮殿莊嚴宏

厥醒自思曰是殆天主所默示乎今日雖鬱  
居此圣教終有興起日也遂舍南都而轉江  
右有醫官王繼樓心異之延至家館焉因入告  
中丞陸仲鶴邀見甚喜利子為傳舍記之季順  
遂皆誦之法益相敬重一日請現大西奇物中  
有彩石一枚五彩奪目利子以獻公堅不受徐  
謂利子曰此宝今長在先生處矣利子問故公  
曰先生此宝非賢者不送然為賢者必不受故

曰長在先生處也一日謁建安王王設醴驪甚  
利子退為著交友論以獻戊戌年王大宗伯忠  
銘將入京携利子偕往而利子在端州時畫有  
坤輿圖一幅為趙公心堂所得公喜而勒之石  
且加弁語尚未識利子也及王忠銘至南都為  
言利子于趙公曰而欲見所畫坤圖之人乎趙  
公驩甚即具車從邀利子利子為出天至像  
俾瞻仰趙公設高臺祀拜顧謂利子曰是像真



為天地万物之大主矣時與諸公留利子談旬  
餘不倦適王公先行趙公始命衙官送利子之  
淮沿淮到京師值閔白倡亂利子復南回抵蘇  
州與瞿太素之南都時王趙二公俱在而大司  
徒張公少司寇王公少宗伯葉公群慕利子名  
皆投刺已而李心齋祝石林尤相契合遂與郭  
仰鳳鍾念江等共謀築室偶戶郭劉斗墟有舊  
宅為魔所踞謂利子若不惧魔捨以棲子無問

直也利子謂吾奉天主聖像魔當立避是日  
於所事立臺奉像其中以聖水洒室居之甚安  
劉公與諸相知見其能闢魔也益重之時太史  
王公順菴有志于度教曆法之季先遣門下士  
張養默就利子受業養默知利子主于奉揚聖  
教不屑以曆教諸季見長然見其談天地明有  
測驗可擬委非鑿空杜撰者為言之順菴甚相  
信而司徒吳公左海見坤輿圖悅之因請利子

考詳出公帑重梓以廣其傳李卓吾李汝禎諸  
公俱與談論有僧三槐者欲設机鋒以难利子  
曰子之考日月也或上天看日月乎抑日月下  
而與心目接乎利子曰非我上天亦非日月下  
地我存日月之像于心照此像可知日月矣三  
槐曰若此則子能造日月於心矣何人不可以  
造天地乎利子曰有日月矣而我見之因所見  
而生是像于心非無日月而我能造日月也譬

之鏡然懸之空中物咸照焉即天地日月亦入  
照矣然必先有物而後照有像非無其物而鏡  
自能造其物也三槐始屈時諸公復辯論心性  
善惡利子具言人性為至善之主所賦寧復有  
不善乎且貶石物一体之說備載實義篇中不  
具詳庚子年與同舍庀子順陽以礼科文引欲  
詣闕廷貢方物當道款接如礼不謂稅璫馬  
堂邀功攔阻悉將貢物奏章自行上進奉旨取

到京利子始偕八伴入獻。天主聖像、聖母聖像、天主經典、自鳴鐘大小二具、鉄絃琴、万国圖等物。皇上欣念遠來，召見便殿，垂簾以視。命內官習西琴，問西來曲意。利子譯八章以進。復蒙賜問大西教旨及民風國政等事。于時欽賜官職，設饌三朝，宴勞利子等。固辭榮爵，受廩餼。上奉聖像于御前，置自鳴鍾于御几。復命畫工繪圖進覽。利子始安意京師，偕龐子儵屋以居。

至日用所需，取給光祿。敬上命也。相國沈蛟門老師時為設醴，且饋資斧焉。而大宗伯馮公琢菴屢叩利子所奉，深相印可。嗣後相國文忠葉公、太宰李公、司馬趙公、少司寇王公、少宗伯祝公、僉都慕岡馮公、都諫曹公、都水戎存李公，相與質疑送難，著而成書，名曰天學實義。馮公以是書為救世神藥，并二十五言梓行世。兩為文弁其首。太宗伯徐公去扈，博學多通，欲參透

生死大事尤篤。庚子至南都見利子畧通其旨。回家得一奇夢如見圓堂中設有三臺一有像二無像蓋天主預啓以三位一体降生妙義。然尚未知其解也。癸卯臘月又到南都入主堂訪論天學至暮不忍去於邸中讀實義解畧諸書達旦不寐立志受教毅然堅守十誡即今諸孫遠瞻亦天主福善之報也。中州艾孝廉與同袍張君俱向教甚勤鄂本篤自遠西來訪病。

危一見同會者望外喜溢遂安然去世。利子住京師凡十年交道益廣著述亦多嘗著畸人十篇及與徐云危所譯幾何原本測量等書與李我存所譯同文集指渾蓋通憲乾坤儀等書俱已行世。每日除瞻禮存想省察誦經諸工外即為談道接引之候。李我存久習利子服其證悟忽患病即無家眷利子朝夕床第間躬為調護時候甚篤已立遺書利子力勸其立志奉教。

於生死之際、云幡然受洗、且奉百金為聖堂、用  
疾旋痊、固天主冥祐之耶、利子每謂人万善  
之根、在默與大主神接密、對越冀沾神功、每  
日誦經贊誦、天主七度時、伏枕呻吟、一聞問  
道者至、即欣然延接、悉忘其苦、朝夕省克、毫  
不自恕、薊北天寒、卧不重褥、時用木枕、至所被  
之衣、布素尔更志、孝者離家相從、或俗念復萌、  
就利子求解、利子一耳提之、無不冰消霧釋者、

所稱明鏡、不辭屢照、清流無憚、惠風者、非耶利  
子因積勞、得病、首日即謂諸會士曰、茲吾去世  
之期也、遂依教中善終諸規行之、諸奉教者、往  
候利子、益加慰勉、一仰祈天主垂祐、中華俾  
人人盡識、聖教一念、皇上体恤、遠懷、望天  
主福祐、默啓、稍酬涓埃、此尤重絕時、悽致、意  
者、安坐而逝、為庚戌年四月日、李太僕親經紀  
其喪、沒後、厝熊二子具疏、請塋地下、礼部覆題

署部事少宗伯吳道南具言其慕義遠來勤孝  
明理著述有稱乞收葬報可議將二里溝房屋  
三十八間地二十畝葬利子并為厯熊諸子奉  
天主焚脩視釐之所維樞曰曩余即西曹于丁  
未年謁利子見其謙冲善下闡揚天主教義  
燦如也後念我朝曆法歲差雅欲厘正祀新  
疏荐利子及厯子同修旨報可利子寄書本國  
招同志多携西書廣譯文思及始偕畢子今梁

史子建修寺航海遠來而利子是年沒矣艾子  
輩亦造京瞻拜賜收感熙朝柔遠厚意近吾里  
張夏詹父子虔奉聖教夏詹為述天季證符良  
確易稱乾元統天帝出乎震與詩書禮記之稱  
上帝非一復何疑于天主教旨夫知信利子  
者信天主者也信艾思及西泰述者信利子  
者也

澹齋居士子環張維樞頓首拜護



華古詩宗... 史子數新... 西極耶穌... 西極耶穌會士艾儒畧述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

西極耶穌會士艾儒畧述

西泰利先生瑪竇者大西歐邏巴州

按萬國全圖天下總分五

大州其在中國最西者謂歐邏巴 意大里亞國人也 歐邏巴州名

最南屬教宗所轄者謂意大里亞 其父居官母有

其地度風俗士產詳見我方外紀 懿德奉 天主 即天地萬 甚虔其受業之師孟尼

閣者亦名賢也利子得此賢親及師從幼見聞俱

合正道且穎異聰敏十餘歲時即有志密脩父以

科第期之冀紹其家声送到羅瑪京都就名師習



諸季之蘊奧僅習三年欲遂脩道夙懷不願婚娶  
利名求入 耶穌聖會時年已十九矣因致書於  
父具言此意父驟聞未之許也欲往羅瑪阻之比  
起程忽得病不果往稍愈又欲行又病而回如是  
者三父廼翻然悟曰是殆 天主所默眷欲使其  
傳道于四方者與吾安可使功名一途加諸欽崇  
天主上呼遂復書具述屢往屢病之繇諄加勉  
利子入會既于文科理科無不卓然復于道科日  
精月進歷考七次至撒責耳鐸德之尊品太西諸  
科之詳

載拙述西季凡與  
你撒祭義書中

嗣後立志航海欲廣傳 全教

于東方遂請命會長面辭教宗於 天主降生後  
一千五百七十七年閱教國廼至大西海濱名邦  
波耳都瓦耳者利子入見其王王款之厚航海東  
來歷怒濤狂沙掠人啖人之國不災不害次年至  
小西泊舟為開示所季又次年為万力辛已始抵  
廣東香山澳

制臺司馬陳公文峰諱瑞閩  
福州人移文澳內請大西司

教者并治事之官同商澳事司教者請耶穌會士



羅子諱復初代赴其招事畢而歸越明年癸未利

子始同羅子入瑞州即今肇慶府新制臺郭公并太守

王公諱潘浙甚喜款畱遂築室以居利子間制地

圖渾儀地球考時畧惜時之具以贈於當道皆

竒而喜之方知利子為有德多聞高士也

利子素有謙德以異邦甫居斯地未免有侮利子

不較也一日有踰後垣而盜其柴家人與爭利子

命讓其柴曰吾烏可以微物而與人競且其來或

為貧也躬負柴就垣邊送之其人慙謝而去

其居端州幾十載初時言語文字未通苦心學習

按圖畫人物借人指點漸曉語言旁通文字至如

六經子史等篇無不盡暢其義始稍著書發明

聖教日惟勤息泣下默禱 天主啟迪人心端其

信嚮朝夕不輟且多方誘掖欲使人人識認 天

地大主萬民之大父母也時有鍾銘仁黃明沙者

粵中有志之士也慕利子之天容時依從之

端州有鄉人夜過荒塚地為魔所憑忽發顛狂其

父母延僧道巫覡之流祈禳百端俱無效時有告

其父曰大西有利先生者崇奉天主正教能驅  
魔之應盍往誠求之其父息祈利子利子至其家  
見諸魔像符籙諭之曰是皆邪魔之招也悉取燬  
之因代誦經籲祈天主且取自佩之聖贖付之  
病遂之愈自是一家之人無一不欽崇聖教  
有居官梁姓者過壯無子利子命入聖堂代為  
祈求因連奉二子遂并二子奉教焉  
其後司馬節齋劉公開府端州知利子欲進內地  
以廣宣其教遂移文韶州府命於南華寺居停利

子請附城河西官地建天主堂棲止焉其端州  
舊堂則劉公取為生祠薄酬價于利子利子力辭  
不受劉公愈高之

姑蘇瞿太素者

諱汝夔

太宗伯文懿公之長子也適

過曹谿聞利子名因訪焉談論間深相契合遂願  
遊從功利子服儒服

時有同舍郭子仰鳳者

名靜

偕利子處一日劇盜

強入剽劫貨物當道嚴捕賊黨下重獄利子復哀  
矜之力言請當道釋其獄人咸服利子之德云

太素既締交利子遂揄揚利子之孝于縉紳間利子因請曰公亦有所求乎太素曰吾年四十有三吾內子四十有二尚未有子先生能為我祈求大主乎利子因代為密禱是年即生一男今名式穀者是也

利子此時嘗將中國四書譯以西文寄回本國國人讀而說之以為中邦經書其能認大原不迷其主者乎至今孔孟之訓遠播遐方者皆利子力也厥後偶到南維府時大京兆王公王沙者諱應麟閩漳人

適宦南維一見利子深相愛慕而少司馬石公者適就任之京亦敬愛利子遂携利子之南都到鱉州十八灘波濤險惡從行有溺者利子雖安然無恙心甚悲之不禁淚下比抵南都未逢知己殊為悵然一夜夢入一宮殿莊嚴宏敞有金扁額顏其上醒而自思曰是殆天主所默示者乎今日雖壽於此而聖教終有興起之日也廼舍南都而轉江右焉

時暫僦邸舍以居適有醫官王繼樓者過覘利子

德容心竊異之遂延至家館利子醫官入告中丞  
陸仲鶴公邀見甚喜談論數日利子因傳舍記之  
季順逆皆誦之法公益相敬愛一日請現大西奇  
物其中有彩石一枚目上映光五彩爛然公把玩  
不忍去手利子因以獻公堅辭不受徐謂利子  
曰此宝今長在先生處矣利子問故公曰先生此  
宝非賢者不送然為賢者必不受故曰長在先生  
處也遂番駐利子于洪州而同舍蘇子瞻清漢諱如  
羅子懷中諱若等亦自大西至偕之共處焉

一日上謁建安王王禮賓之設醴驩甚王迺離席  
握手而言曰凡有德行之士吾未嘗不交且敬之  
西邦為道義之鄉願聞交友道何如利子退而著  
交友論獻之于王

越二十六年戊戌王太宗伯忠銘者粵海人素聞利

子名將入京欲携偕往過韶州遂携郭子仰鳳共

到豫章偕利子之京都而韶州聖堂則後西來

會士麥子立脩諱安石子鎮子諱芳龍子精華諱

氏先後居之

利子向在端州時畫有坤輿圖一幅為心堂趙公  
所得公喜而勒之石且加弁語焉然而尚未知利  
子也是時趙公方開府姑蘇而王宗伯偕利子至  
南都趙公饋禮物并坤輿圖以獻王公奇之示利  
子因作書復趙公曰而所畫坤輿圖之人今茲在  
矣趙公喜出望外即具車從邀利子相得甚驩利  
子出 天主聖像俾趙公瞻仰趙公曰是不可褻  
覲也遂于常拜天之處設高臺香燭稽首而敬禮  
焉乃顧謂利子曰是像非常真為天地万物之

大主矣嗣後遍請當道諸公同為瞻仰且畱利子  
談論旬餘不倦而王公不能待已先行矣趙公始  
命衙官護送利子之淮利子到京師適閔白倡亂  
朝鮮多事未有 朝見之機復全郭子南回時冬  
月河凍暫畱郭子于山東徃回蘇州與故人瞿太  
素之南都時王太宗伯正官南都而大司寇趙公  
大司徒張公少司寇王公少宗伯葉公即相國文  
忠公時為  
少宗伯者羣慕利子名皆投刺通謁迭為賓主理李  
名儒李公心齋礼科都諫祝公石林者尤深相契

合雅有留駐意而郭子始自山東回相與共謀築  
室矣適戶部劉公斗墟者見利子問曰聞子欲卜  
宅居此信乎利子曰然公曰昔于洪武岡嘗備教  
椽不意為魔所據吾子若不惧魔甘心隳子母論  
直也利子曰吾自少奉天地真主受庇良多况  
天主聖像為魔所極畏者魔害不必慮也遂偕劉  
公往覘殊愜意廼捐資買之是日於廳事立臺奉  
天主聖像其中又以聖水洒淨一室夜同郭子及  
鍾念江寺居之魔絕無影響次日相知諸公過訪

問安見其帖然無恙俱詫為奇他日劉公會諸縉  
紳論及此事曰吾昔構此居其于堪輿尅應趨避  
之術備極詳審顧何以人不能居而魔居焉今廼  
知邪不勝正而堪輿擇日之俱誕也母亦此室將  
為至人居故天主命魔守之不容他處此亦  
越教時太史王公嶼菴者博學多聞士也尚未知  
利子東來意然素有志于度教曆法之學欲往從  
利子廼先遣門下士張養默者就利子受業張子  
故好學稱才士久習利子始知其東來實欲奉揚

天主聖教固不屑以曆數諸事見長也。厥後張子  
于渾儀度數之季，既有通曉，始喟然嘆曰：彼釋氏  
之言天地也，則但云一須弥山，而日月遠其前後；  
日在前為晝，在背為夜，其言日月蝕也，則云羅漢  
以右手掩日，而日蝕；以左手掩月，而月蝕。其言地  
也，則云須弥山四面分四大部洲，而中國居其南。  
夫天地之可形像測者，而創為如是之談，况  
夫不可測度者，其空幻虛謬，又可知也。今利子之  
言天地，明有測驗，可捉毫髮不爽，則即其粗可知。

其精而聖教之與釋氏也，孰正孰邪，孰真孰偽，其  
必有辨之者矣。後之論者，多以張子之言為準。  
大司徒吳公左海者，諱中明，歙縣人。亦交利子，見坤輿圖  
而悅之，因請利子更為攷詳。出吏部公帑重梓，以  
廣其傳。且序弁焉。溫陵卓吾李公時在南都，過訪  
利子，談論間，深識天學之為真，因賦詩為贈，且載  
焚書篇中。又汝南李公素以道學稱，然崇奉釋氏，  
甚篤。門下多有從之者。一日與諸公論道，多揚釋  
氏而抑孔孟。時劉公斗墟在座，瞿然曰：吾子素齊

孔孟者也。今以佞佛故而駕孔孟之上，何也不如  
大西利子者奉天主真教，航海遠來，其言多與  
孔孟相合。又明辨釋氏之不正，李公於是始知有  
利子。迺往邀焉。時有僧三槐者，已先在座。而利子  
偕瞿太素至。三槐岸然居上，利子以謙承之。三槐  
迺問利子曰：「聞吾子知天文之學，有諸？」利子曰：「頗  
識其畧。」三槐曰：「子之攷日月也，或上天看日月乎？  
抑日月下而與心目接乎？」利子曰：「非我上天，亦非  
日月下地。我存日月之像于心，照此像可知日月。」

矣。三槐欣然曰：「若此，則子能造日月於心矣。何人  
不可以造天地乎？」利子荅曰：「是不然。有日月矣，而  
我見之，因而見而生，是像于心，非無日月而我自  
能造日月也。譬之鏡，然懸之空中，物咸照焉。即天  
地日月亦入照矣。然必先有物而後照，有像非無  
其物而鏡自能造其物也。衆人稱善。三槐理屈不  
能對時，諸公復辯論心性善惡，反復不一。利子默  
然不荅。或謂利子未悉其義也。利子集合衆論，具  
言人性為至善之。主所賦，寧復有不善者乎？且



砭万物一体之說人咸嘖：深賞其言。備載實義  
篇中茲不具詳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遂與全會。扈子順陽諱迪者  
以礼科文引躬詣。闕廷貢獻方物稍効芹曝之  
私諸當道款接如礼而山東開府心同劉公者閱  
諸貢物倍加優待迺越黃河抵臨清適督稅內官  
馬堂邀功攔阻悉將貢物奏章自行上進奉。旨  
起取赴京利子始偕伴八人同入燕都獻。天主  
圣像。圣母圣像。天主經典自鳴鍾大小二具

鐵絃琴萬國圖等物。皇上欣念遠來召見便殿

垂簾以現命內官習季西琴問西來曲意利子始  
譯八章以進復蒙賜問大西教旨及民風國政等  
事于時。欽賜官膳設饌三朝宴勞利子等固辭  
榮爵受廩餼。上受。圣像于御前置自鳴鍾于  
御几復命畫工繪圖進覽時大宗伯蔡公者以屬  
夷貢獻必由本部而利子乃從內官進不無以此  
為嫌利子因述馬堂強留邀功之意公始釋然暫  
循舊例留利子于夷館中利子以旅人浮海東來

現光上國原住中華二十餘年頗識文字于他夷  
來賓為名利者不同迺具疏請命或兩京或吳  
越乞賜安插禮部并為覆題未蒙報可而內官出  
諭利子曰幸勿固辭主上方重意若固辭則上  
心滋不喜也于是禮部趙公邦靖周旋其間利子  
始安意京師偕龐子儵屋以居至其日用所需則  
取給于光祿遵上命也趙公後因他事去官利  
子唁焉對而為之泣趙公曰吾僚友咸以冷情視  
吾子獨為我相知之深也其異世俗交乎嗣後趙

云歸里虔祀利子所著實義一部朝夕拜奉以誌  
不忘

相國沈公較門諱一時為設醴且饋資斧焉而大  
宗伯馮公琢菴者諱屢叩利子所季深相印可遂  
大有志于天主正道時求所譯經典復命速譯  
其餘且教上疏排擊空幻之流欲以章明聖教  
竟費志以沒惜哉于時相國文忠葉公太宰李公  
司馬趙公少司寇王公少宗伯祝公僉都慕周馮  
公諱應都諫曹公諱于大叅吳公龔公都水我存

李公藻之相與質疑送雅著而成書名曰天孝實  
義而僉憲馮公令速梓以傳利子以文藻未歎未  
敢輕許馮公曰譬如重死之人急須藥療之如必  
待包裹裝飾其人已不可起矣斯文為救世神藥  
烏可緩也于是并二十五言梓行世馮公兩為文  
弁其首厥後諸書行世人心漸明大宗伯玄扈徐  
先生者諱光啓吳博學多才欲參透生死大事惜  
儒者未道其詳諸凡禪孝云孝及三教等孝無不  
拜求名師然於生死事竟無着落心終不安萬曆

庚子到南都見利子而畧通其旨回家得一奇夢  
如見因：堂中設有三臺一有像二無像蓋天  
主預默啓以三位一体降生妙義然尚未知其解  
也癸卯臘月又到南都入主堂訪論天孝至暮  
不思去迺求得實義解畧諸書於邸中讀之連旦  
不寐立志受教羅子與講解後旨竟十誠無難守  
独不娶妻一款為難蓋先生独有子而未得孫  
意欲納側室以廣嗣也羅子不許曰有子無子一  
憑主命烏可以此犯誠先生躊躇久之毅然堅

决曰嗣可無誠斷不可他惟听 天主所賜耳遂  
欣以受洗守誠甚堅 天主鑒其精誠越年即得  
孫矣至今諸孫遠膝下迨曾玄奉教濟到堂如  
層簫然愈知 天主福善不独于其身後也  
中州都会原有 教堂迺如德亞国所傳 天主  
古教適其教中艾孝廉計偕入京造訪利子利子  
請 天主經典大全一部係如德亞国之原文并  
後翻譯太西文字示之艾君誦讀其文深喜而拜  
焉艾之同袍張君同訪利子謂汴梁昔有一教名

為十字教以奉 天主為主張孝廉亦其奉教之  
後裔也奈百年來多不得其傳者利子以所佩十  
字聖架示之張君一見不禁淚下是後利子遣從  
遊者黃明沙馳書訪其果如二君之言但不得  
其初來傳之詳耳是後張君選閩中教諭時有從  
中西到閩中鄂本篤者亦耶穌會士也風聞東方  
礼義文物之邦人皆奉天地 主為宗以為與  
天主聖教正符欲得其實陸行三年經狂沙掠人  
之困歷盡艱苦徑到閩中迺知所聞之困即中國

也利子聞而遣人訪之值其篤病一見全愈者望  
外喜溢遂安然去世矣

利子住京師凡十年交遊益廣著述亦多時與諸  
名公論天學旁及度數因著時人十篇及與徐宗  
伯玄扈所譯幾何原本測量等書與李同鄉戎存  
所譯同文等指渾蓋通憲乾坤儀等書俱已行  
世自是四方有道之士多致意請問利子率手自  
裁荅時又為寓中國諸西士之長即荅諸會士書  
札亦無不縷縷長言之而利子不倦也利子生平

樂於接引所稱明鏡不辭屢照清流無憚惠風者

利子有馬故再日除自躬瞻禮存想省察誦經諸  
工外皆為談道著書之候而門有過訪又亟倒屣  
出迎且時患頭風雅伏枕呻吟一聞問道石至即  
欣然延接悉忘其苦客退呻吟如故矣于是從教  
日廣多喜與利子相親利子率諄樂告之即或  
有貧且賤者利子亦作平等齊現其接見顏色與  
見大賓無異也

比庚戌歲諸上計名公及省試孝廉輪蹄相錯於

門而利子俱一一披示各憮其所懷來加以新到

會士熊子有綱

諱三

費子揆一

諱奇

初未習中國

語言文字利子又時與之指陳殫其心力遇大齋

之期雖日只一餐而應接不暇亦不得安然享之

且持齋甚嚴絕不用非時飲食諸會士同居者皆

以利子春秋漸高何以接應內外諸事都無倦色

不可謂非天主默祐簡閱之身也

太僕我存李公久習利子服其器識凡有所行多

與相商竟從利子之言則順間有不從者多必有

悔也厥後李公忽患病京師邸無家眷利子朝夕

於床第間躬為調護時病甚篤已立遺書請利子

主之利子力勸其立志奉教於生死之際公幡然

受洗且奉百金為聖堂用賴大主宥佑而李

公之疾已痊矣

利子累積勞瘁因躬自得病首日即謂諸會士曰

茲吾去世之期也遂依教中善終諸規一一行之

而諸奉教者後先往候利子無不喜容相接且加

慰勉焉又時仰祈

大主垂祐中華俾人人盡識

圣教得沾洪恩復念 皇上体恤遠懷思报答涓  
埃惟望 大主福祐默 啟得以闡揚大教此尤病  
中憊：歎意也越數日利子臨終再告解請領  
全体同会鐸德依礼捧之至寢利子奮力强起投  
地叩奉不已同会以病篤寬其安寢利子竟不敢  
截毫褻越焉有頃忽閉目如有所思而已無逆坐  
逝矣時萬曆庚戌年四月也

太僕李公經其喪事市堅木為棺会士阻之不得  
匠人欲速其工惧天災而体变李公曰勿亟也子  
第加功焉吾知利子雖百日不壞矣越兩日始就  
木前後詣縉紳來吊者無不極口稱贊

先是利子數月前嘗致書于郭子仰鳳末有云此  
吾畫頭之書從此無書永言別矣及利子幼病時  
諸会士請具遺囑利子曰吾去後開吾笥視之具  
見之矣至是開笥果見遺囑教中事理種：畢陳  
至諸名公往來書啟去者去而留者留無不先為  
經理盖利子甫病即已無力及此是必數日之前  
預為整頓始知早識其善終之期矣

若夫利子一生至德未易尽述茲畧提其一二夫  
人万善之根在默與上主神接利子常默默對  
越以沾神力且每晨默道數時所得上主默啟  
者即下筆記之以不忘主祐漸而成帙至今諸  
會士多喜熟玩領其訓誨即儒畧讀之亦時有醒  
悟也默道後虔恭行彌撒禮切祈所懷務沾主  
祐又每日誦徑贊頌天主七次昕夕嚴審其私  
毫不自恕薊北天寒卧不重褥時用木枕至所被  
之衣不請更易亦不問蓋其心惟道德是樂故輕

肉身兩粗視之耳且其初傳教于中華也私免多  
有艱阻利子以謙忍以寬俟不以順事而傲不以  
逆境而屈或有面相獎讚者則兩頰為赤目注於  
地以故彼都人士咸相愛敬願時時親炙或於  
待諸會士尤極溫良其在洪州時一會士與之調  
自鳴鍾蓋將以獻大廷者忽誤破其机会士憂  
形于色利子詢知其故怡然曰無傷也若無此進  
御則另覓其他可也何憂焉故人盡服其德量諸  
會士之入中華者多利子取六徑諸書為之講解



適與熊子有綱講畢熊子稱謝利子遂不敢居且  
曰如講解有不到處并日常過疵幸其恕我以此  
為謝可矣熊子感其真切不禁泣下至有志者之  
士離家相從或俗念復萌執利子求解利子一年  
提之亦無不冰消霧釋者利子向入中邦諸昆仲  
亦有在本國羅瑪者時寄家書回並不及  
勸其脩德行善仰答天主而已諸兄弟感慕利  
子之意自後有書至必頂礼而閱讀焉  
利子歿後中朝諸公擬欲上請葬地而兪子順陽

熊子有剛始具疏奏請命下礼部題覆相國吳

公諱道適以少宗伯署部事遂偕正郎林公諱福

清員外郎洪公諱世主政韓公諱萬具言其慕慕

遠來勤孝明理著述有稱伏乞收葬等情上其

可於是吳公牒下京兆黃公諱吉有籍沒楊內官

私創二里溝佛寺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畀

差利子并為厯能請于恭奉天主焚修祝釐之

所京兆玉沙王公立石為文以記之時有內官言

于相國葉文忠曰諸遠方來賓者從古皆無賜葬

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  
各別不一如利子者乎姑毋論其他即其所譯幾  
何原本一書即宜 欽賜葬地矣

自利子後人多有畫其像而景仰之者太僕李公  
繪其像于 聖堂在而瞿太素夫人則請利子小  
像為 聖牌且珍藏其手書以為至寶

厥後張識

閩晉  
江人也

者聖名孫克爾奉教至虔為衆

所仰天啓癸亥從父孝廉張夏詹

名廣聖  
名瑪實掌教中

州臨終時忽見

天主聖容審判其生平尚加訶

責適宗徒聖瑪實與利子共現 天主臺前為之

退祈 天主許登化光天馬爾時頓甦其為其父

言之迺安然不逝此亦利子之灵介 天主側為

中國人所求之一驗云

向利子未沒時見有道行之机且為熙朝曆法歲  
久而差礼部具疏荐利子及厄子同脩 旨報可  
利子以道之廣傳及朝家重典俱未可一人独任  
因寄書本國招一二同志多携西書同譯儒畧始  
偕二三友朋如畢子今梁濟諱方史子建脩諱百等

浮海遠來而利子是年沒矣雖不及一面亦躬  
造燕京瞻拜 賜墳感激匪朝之厚仁也於戲利  
子挾天幸東來矢志宣揚正教幾三十年余不敏  
畧攻先友行蹟以待後之君子有志而願知者

讀利先生傳後

自西去利子之惠顧吾邦也五十年於茲矣始乎  
粵東迄于薊北中歷豫章建業之鄉開千百年人  
心之迷提長夜而使之旦諸凡窮阨僻壤誠無事  
者無不景仰其人顧德容之輝映道範之丕宣非  
親覲其光者輒起人遐之歎 思及艾先生慮至  
德之湮沒也迺詮次其行實傳諸來世其為顧認  
之功祇事之孝暨待人接物之模詳哉乎言之而  
艾先生猶曰是未足表章其十一耳九標僻處海

濱識無當于管窺行有似乎卮漏獨惟是私心向  
往能無生不同時之慨何幸得讀斯篇恍若恭挹  
同堂也因思古今有志之士得先正遺言往行莫  
不私淑百代尚友千秋今讀利子之書知利子矣  
讀利子之行蹟愈以知利子矣夫知利子之謙則  
不可承以長傲知利子之正則不可承以辭讓  
利子之翼：昭事實深獲罪 天主之悲知利子  
之牧從誘功實抱獨為君子之恥知利子之險阻  
不辭而後知畫躬悉土者之隘也知利子之利名

不染而後識蝸角蠅頭者之愚也知利子之德功  
不居而後識勒珉紀石者之贅也知利子之橫逆  
不較而後識攘臂厲聲者之醜也知利子之衣食  
不問而後識席珍曳轂者之陋也于勤孝惜時知  
利子竟日月之玩愒也多矣于制器類物知利子  
竟才謂之樸拙也甚矣于測影考度知利子竟問  
孝之粗疎也大笑于聞風趨教知利子竟政不敷  
庭除道不行妻子也衆矣然則後之現者請以利  
子為鑑而質妍媸焉以利子為表而察曲直焉如

徒侈言殊方絕域之希踪與夫 給祿 賜莖之  
榮寵謂足知利子也乎哉自愧不文無可揄揚至  
德為睹茲遺行興其夙心故不禁津、道之蓋將  
以在天之灵握百世可師之契直矢好于緇衣云  
尔乎

福唐後李九標薰沐百拜書



丙子五月錄計三十三張